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多少次亲眼目睹过人死亡，也曾独自思考过人生的意义，追寻人终究来世间的目的。可当亲人撒手而去，蓦然，生死离别就在眼前，让人痛不欲生。痛定思痛，茫然不知所措，已是阴阳两重天。硬生生体察亲人离去的悲哀，对生者来讲，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痛苦和决绝分离，特别是生你养你，给你生命，喊你乳名，穷其一生为你默默奉献，甚至为你不惜生命的那个人。昨天还好好的，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告别，突然，说不行，即刻就离你远去了。心灵的支柱轰然倒塌，落下的是含悲带怨且无尽的思念。斯人已逝，留下的是满腹的不愿和痛惜。阴阳阻断，无常人生，此时此刻，感觉人是那样的无助无依，生命又是那样不堪一击。生来者，死离也，人生总有那么一遭。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真的无法接受，从母体诞下来的我，怎样去面对。人生几近一片黑暗，没有了一丝亮色，天塌地陷般的凄凉，仰天长悲，我承受不了失去母亲的噩耗。

一

屈指算来，母亲离开人世已近四年。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不敢审视母亲的遗像，不敢往深处思想母亲的匆匆离去，不敢走进她往昔在四弟家生活过的那间小屋，不敢翻动小屋里母亲为我的女儿缝制的单衣棉衣，不敢打开那破旧的老柜，还有我的文稿被母亲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入的牛皮纸箱。

睹物思人，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有时在乡村或城市，看到犹如母亲般的身影，我都要疾步向前，尔后，茫然四顾，暗自垂泪。

有时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躺在异乡床上，朦朦胧胧中，就感觉母亲轻轻唤我不要睡冷了，并在身上慢慢盖上一件衣服时，我突然醒来，睁大眼睛，找寻母亲，是一个梦啊！泪眼朦胧中，打开电脑里的母亲照片，翻看从前幸福时光里的母亲。

野草枯了，来年又是一抹浓绿的重生，花儿凋零了，岁月的轮回又有一季的姹紫嫣红，河床干涸了，来年又是一池叮当的清流。生命没了，母亲却是一去不复返。其实，一个人的生命终止了，她在尘世的音容就永久定格在后来者的思念里。好比隆冬里，一季有头有尾的大雪，在明丽的春光中，一堆堆地消融成水，积攒成一潭春晓；又如，一团久凝不散的浓雾，在野凉的风雨里疯狂奔突，清冷冷地印在心里。

无论是美丽的或是忧伤的思念，永远都不会终结。在活着的亲人心中，离世者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每年清明节、十月一、春节的大年夜，逝者在一场场祭祀中归去来兮。

二

今生今世，我们遇见了您。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脚妇女，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年，活到七十八岁。母亲一生有屈辱，有辛酸，有痛苦，逆来顺受，同时也有幸福和满足。

劳苦一生，困顿一生的母亲，一生育有四女四男，在那贫苦的人生岁月里，竟没有死掉一个。可想而知，父亲付出了一生的辛劳，母亲尤甚。母亲像大多数中国母亲一样，她的天空很小，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为利子女，终老其生，无怨无悔。

六十二岁的大姐说：“母亲给我们留下的想头太多太多！”这些无尽的思念，令我们姐弟八人如数家珍，熟稔于心。

母亲临去世那日，我已从京城赶回济宁。当哀伤的哥哥在电话中告知，母亲看样子快不行了。我心急如焚，马上要表弟开车往家里奔。母亲的灵堂已摆放端正，放在了哥家堂屋的正中央，老远就听到姐姐们的呼唤：娘，娘，您二儿从千里之外正往家赶，快到家了。娘，娘，您等等他，别慌走。

我飞奔向母亲，双手捂住母亲的左手，双膝跪倒，低沉地呼唤母亲，娘，娘，我是二，我回来了，回家了，我是您的二啊！母亲奇迹般地慢慢睁开右眼，努力着看我，眼角流出一滴浑浊的泪水。

生命将止的母亲已不能言语，我安慰母亲，告诉母亲的身后事：父亲以后的生活赡养，我工作家庭的打算，及有病的三弟以后的照顾安排，以此让娘放心远行。看似，母亲脸上有轻轻浅浅的笑意。两分钟不到，母亲气息急促，撒手人寰。

不多时，先前还是晴朗的天日，瞬间，大风雷动，乌云翻滚，低矮的云层压着田野，碾过村庄，冲袭而来，天地含悲。顷刻，大雨如刺，惊风乱飏，密雨斜侵。时而，风噪雨啸，云散雨覆，两天一夜，大雨不止。这样的天

日更令我不舍得母亲匆匆离去。

姐姐们身穿着肥大的孝衣，双膝跪在灵棚里，围在一个烧冥币铁盆周围，把火纸慢慢送入火盆中，颤抖着用手木棍挑动燃旺的火纸。她们声嘶力竭地呼唤，让人心更悲苦。盆里的火苗明灭闪烁者，火舌随着零乱的风儿左突右闪。

四个乡村里的老姐姐，年龄都在五十五开外，她们的眼泪哭干了，声音沙哑，红肿无神的眼睛盯着母亲的遗像，时而又转向燃旺的火盆。风雨击打在她们脸上，花白的头发贴在她们的脸颊，侵入嘴角，雨水和泪珠顺流而下，抿成一眼滴滴的泪泉。犹如四个孤独无依的孩子，茫茫然，寻找着离我们而去、再也呼喊不应的女娘亲。

斜风夹裹着枯草落叶，密雨含着悲情，安慰着我的老姐姐。姐姐们干裂的脸上满布皱纹，硕大的孝衣被风掀起，露出破旧的衣袖，姐姐粗糙开裂的手一次次伸进燃烧的火丛，任火舌舔舐着。这是我的四位没娘的贫穷的老姐姐，再送含辛茹苦的娘一程。

少时，娘儿女多，家贫，常被人看不起。娘胆小怕事，吃惯委屈的她为生产队拔稻苗，每人一板，约五十米长，一米宽。娘总能比别人干得又快又多，她总要把两边秧沟里本不全属她一个人的活全部包揽，生怕别人有怨言。

还记得儿时，每次生产队分菜，管分菜的那对老夫妻（他们专管队里的菜园），对孩子多的人家总要骂上几句，分给我们家的菜又老又小，娘领着我们把倒在地上的大小菜捡拾干净，从没怨言。很多人背地里喊他们是“老绝户”。但是，娘对我们说：咱们这一大家子，十几张嘴排开，得多大个窟窿，多少粮食往里塞得满，这还沾着社员们多大的光呢。

从记事起，就感觉娘不会做可口的饭菜。孩子多，每次做满满一大锅饭食，我们一顿全吃光，为此，娘常给我们开玩笑，我们家做饭，不叫做饭，而叫糊猪食。

记忆中，娘做过一顿熬猪肉的菜，结果，她把煤油当作了酱油倒入锅里，我们竟也吃下去了，结果腹泻肚疼不止。岁数大的姥姥不忍倒掉，也吃下不少。

三

心伤已摧，光逝声绝。姐姐的苦诉、叮嘱、安慰，散失在风里、雨里，从蒲草遮蔽的门缝隙里传出。哀乐扑簌，大风怒吼，雨落如泥，这是娘与儿女们的生离死别。姐姐对娘远行的叮嘱，如针扎在我战栗的心尖上：娘，明晃大路向西南，多走平路，少走高山；娘，旱路坐轿，水路坐船；……

一时间，姐姐们涕泪横竖，那凄然悲怆场景，让我铭记终生。姐姐们长短不一的泣嘱，安抚着黄泉路上的小脚母亲，走好，走稳，一路无牵无挂。其声呜呜然，其景怅然悲怆。先前，还是狂风大作，密雨如注；此时，突然风雨停歇，隆隆的大风又起；彼时，一抹火红的夕阳从云隙间露出，绕过田畴、树木，躲过房屋的遮蔽，穿转入灵棚内，映射在姐姐们的身上、脸上、火盆里，融入她们的哭声里。姐姐们被夕阳的余晖涂抹成火红的金黄色，她们犹如在另一个童话世界中与娘见面交谈。时而，又是一阵狂风斜雨，乌云蔽日，灰暗满布，冷威四袭。这样的天日更令人添增了无尽的愁苦悲怆味。这是生离死别，难舍难离的母女情深，母亲怎么能愿意撒下我们独自离开呢！

母亲的勇敢、坚持，还有忍让、大度令我们记忆犹新。

草木枯荣，岁月如流。某年月的一次秋收后队里分口粮，村里的男女老幼聚集在打稻场上。聪敏的母亲觉察到异样，我家分到的稻谷堆明显比挨着堆的邻居家少许多。邻居家的大人小孩的人数与我们家一模一样，但那家的多。细心的母亲暗自盘算着，叫姐姐把稻谷摆成人家的一般大小。母亲还是害怕出错，心里又数着人家装稻谷口袋的个数。那是计划经济的年月，市面上买的口袋都是一个样式，细长，用粗布缝制，便于人扛肩背。姐也数稻谷的口袋个数，依然不及人家的多。

这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粮，母亲喊来田间劳作的父亲。队里的保管员手拿着印板来了，记工员来了，拿着算盘的会计接踵而来。他们瞪着眼睛，斩钉截铁，异口同声地保证，没有错。父亲疑惑了，但倔强的母亲即使挨批挨斗，也要会计拿出账本，把分到我家的稻谷重新过秤。

众目睽睽下，结果，队里的会计马虎了，少给了我们家近二百斤口粮。在那个温饱不能的饥荒年月里，

一捧大米就可能救活一条人命。那时我们家每年还要用河里的杂草、树叶、讨饭接济。父亲要与那人理论，母亲拽住父亲，安慰：谁没有个一时的迷糊，补给就算了。尽管母亲清楚那个人是有意为之。

孩子多，寄人篱下的日子父母还能有什么好法子。父母亲常给自己宽心，要不了几年，我们几个长大成人，每天村里的大钟一敲响，社员们上工下工，我们家一排就要摆放四张镰刀或四张铁锹，一码溜立于墙边，那时没人再敢欺负我们。可现实是我们姐弟挨着肩的个儿，犹如屋后崖头的刺枣树一样难养，年年吐绿，就是不见长高，父母要耗费多大的心血哺育我们成人啊。

包产到户时，我们家抓到好田地的阍，势众人多的人家否定了这次上级政府制定的公开抓阍办法，父亲坚决不同意再次抓阍。小脚的母亲闻讯，挨家挨户到村里势气的人家，给他们的老人、妻子、子女叙说并安慰着，千万不要生气打架，希望能做通人家的工作。在母亲看来，这些近情入理的委婉话语，或许他们能听得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徒劳，最终的结果是，分地不公的消息被人传开，气正路广，公正战胜了偏颇。

四

感今怀昔，凄婉寂苦。那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是谷雨，母亲出殡日，就在此前一夜二十二时，密雨骤停，狂风大作，气温跌至零下。先前泥泞不堪的乡村土路，积水四伏，车辙深陷，跋涉难行。经历一夜冰冻和大风后，送母亲入坟的泥泞路一夜改头换面，路面光洁清爽。这样的天，在前后十多个天日里真是难觅。人们说，这是母亲疼爱我们姐弟，怕她的儿女身上沾泥浸水，伤损了身体。

母亲临走告诫大姐：人死如灯灭，她死后，我们姐弟一定不要太过恸悲，伤了身体。还叮嘱姐姐，到时候，让姐姐家的孩子们帮着，拾掇散落在家门外的东西（母亲去世，邀请亲朋好友前来，需要吃饭喝酒）。母亲一生节俭，死后，还顾及着她孩子的冷暖。还要求姐姐们，不要告诉我过去她与父亲受苦作难的事情，以免引起我过多的伤心，影响工作。这是母亲去世整三年后姐讲起的，此刻，我泪不能禁。那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我思念母亲的散文《乡情》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出来，还处于悲痛之中的我，一月后才发觉。冥冥之中，这是对母亲的悼念啊！

情不遇旧，清芬虽远，母爱长存。儿时，我们家人多，挣工分的少，家贫。我们的母亲整日劳作在队里的田间地头，我们家依然钱粮打紧。

曾记忆，夜里我们肚疼难耐，母亲就用双手使劲揉搓了，把热手捂住我们的小肚，或在我们身上揉揉摸摸，推推捏捏，这成了儿时母亲给我们治病的妙招。夏天的夜晚，母亲照顾我们吃完饭，就扇着扇子选个干净的地，铺下苇席。我们四人光着屁股躺上面，母亲坐在席子的边沿，一手抓起一把芭蕉扇给我们轮流扇风，一手拿着一件衣服不时拍在我们的光屁股上，驱赶着蚊子。

有时我们身上生了红肿疙瘩，没钱医治，母亲就在半夜里起来，在手心里吐口唾沫，在红肿疙瘩处揉搓，三五夜下来，我们身上的红肿疙瘩就消退了。母亲告诉我们，这叫半夜护疙瘩。

在饭食上，我们最爱母亲一把盐面条。那时，家里不富裕，母亲为了给我们不断成长的身子加营养，常吃一把盐面条。母亲把擀好的面条，放到沸腾的开水里，然后，放上一把盐，面条里没有油，也没有青菜和烩头，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母亲的一把盐面条养壮了我们的身子，至今，一把盐面条依然是我的最爱。

我记忆犹新的是，母亲生四弟时，已是四十出头的高龄产妇，母亲难产，哀痛声从里间屋传出来，我们吓得心惊肉跳，大哭出声。母亲整整挣扎了一个下午，在高梁秆子扎的“产房”里生下四弟，母亲从“鬼门关”走出来。

那时我有四五岁的样子，哥、我、三弟，我们哥仨光着屁股坐在家门槛上。小姐姐握着半舀子鸡蛋，从厨房里飞奔出，掠过我们身旁，送到母亲的床沿。三个光着屁股满脸脏兮兮的小孩偷偷一字排开，伸着脖子，向母亲的方向盯着，瞄着嘤嘤啼哭的四弟。母亲笑着，挨个喊着我们的乳名，我们跑进去，一人分到一个鸡蛋，我们仨拎了滚烫的鸡蛋，在手和肚皮间来回滚着，欢快地又坐到门槛上吃着、说着、笑着。此时，我们哪里懂得，生了四弟的母亲，整个月子就吃了五个鸡蛋。在以后的艰苦日子里，母亲还要付出多大的辛劳和艰难，养育她众多的儿女们。

宇宙襁褓 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在空旷冷寂的黑暗里 歌咏时间与空间的渺远 只是徒劳	
但我听见命运在轻声倒数： “三、二、一”	
于是我紧握住你的手 一脚踩碎 蓝色琉璃染就的天空 踏入宇宙的永恒襁褓	
在那里，我们永不会长大 世界永远保持新生 有花芽在这裂隙中冒出 有日光自这裂隙间洒入	
它们舒展着 繁衍着 耳畔倾听百亿年前传来的 最遥远的回声 目光探寻那次爆炸 未曾削弱的光芒的痕迹 从未停歇，从未终止 不知疲倦，生生不息	将其压弯的 仅仅是 隔岸观火的时间
透过你的眼眸 那是一次 超新星爆炸的余晖 一声香灰极限边缘的叹息	我并不认识你 因此，梦只用一个个代称描述你： 士兵、长工、弃婴…… 和眼镜郎
而在无数个惯性系中的明天 你仍回头望向我 与此同时 世界依旧年轻 依旧自由呼吸 依旧如 未经褪色的琉璃般 湛蓝无比	无人知晓的关系 也无人记住你们的姓名 一个被轻视的女人 和一个无力保护她的男人
而在某个飘雪的冬日 他们死了，被埋在同一个墓里 没有人来扫墓 也从未有人拜祭	

逃逸速度 你说陆地，是一个 会引起共振的地方： 所有生命的胸腔 都包裹着一颗心脏 在跳动的反射——亿万年间 大地无止息轰鸣的回声 泵送偶然坠落的陨星，于躯体内 悄无声息地沸腾	但有梦中这片空旷的墓地 仅为他们而立 只因有人，在无意间 在他们被遗忘后的又一个清明 替那些已然淡忘的人 再次铭记
而最纯粹的声波 在名为进化的反射中渐渐衰减 此时，喧嚣的杂音 于空气中蔓延，盖过一切 你辨别出它的底噪： 你发觉进化的缘由是利己 伴随自然选择的洪流到来的 是本能压抑的长夜	他们早已说不出话 但我听见： 他们的语言 被这群碑石的静默代替

灯火 我从大堆的公式中抽出思绪 看玻璃的反光与某家未熄的灯火 映出同样的青蓝 像一颗白矮星的光度	而碑石上 那些快被吹散的名字 仍在发出 随茫茫风雪远去的 无人听见的 微末叹息
于是你选择遗忘大地的震荡 义无反顾地 上路，带着新生的火种 再也不回头贪恋那抹藏蓝 奔向慷慨敞开怀抱的 永恒的天空	只是它们一个距我不过百米 另一个也许与我隔着光年之遥 另一个只是虚幻的泡影 脆弱到似乎随时会跌入真空 在顷刻间 碎裂成闪着光的泡沫

致微末 是否有人曾问询你的姓名？ 是否有人曾牢记你的音容？ 是否有人曾追忆你的往昔？ ——我不去思考，只因我无从知晓	只因那里有纯粹的透明 那里有熠熠的星群 那里有亚稳态的真空： 它远不够将杂音传至你的耳际
我只在梦中瞥见 风雪覆盖纯黑的花岗岩 就像几十年前 定有新雪曾落在你的双肩 而现在 它们正掩埋你覆霜的 峨眉月般的脊骨	随后被粗粝的月光抚平 连一丝浓重的灰影都未曾浮现 也不曾在时空的湖面上 荡起一丝涟漪

一盏灯灭了 但它还在某处继续亮着 此刻，在空无一物的夜里 它们散落在宇宙各处 却闪着同样冷寂的辉光 像是无声矗立的灯塔 于是所有的灯火都凝结成远星 所有的远星都閃烁成灯火	
--	--

高考陪护有寄 张 弢 壁映柔光夜正央，千年儒韵润乡。 凝眉黛上研新卷，俯首灯前备暖汤。 万马军中追旧影，尼山月下盼金皇。 今朝且伴儿征路，太白楼头望鹤翔。	芒种即事 相树杰 斗指东南入麦秋，金涛滚处碧云收。 千村械动仓箱满，十里渠清秧叶柔。 新茧螳螂舒绿刃，初鸣鸥鸟立高丘。 人间不负耕耘约，种得熏风遍陇头。	芒 种 赵佳军 临风观麦浪，空气溢清香。 布谷声声唤，农机户户忙。 山峦凝翠碧，田野泛金黄。 丰稔安黎庶，民生喜满仓。	荷风夜语 王秀梅 千丛翠叶绕芳汀，几点轻红漾浅青。 蜂蝶裁波闻细语，软香拂面赏疏星。
运河湾即事 鲁亚光 看那谁家红木船，顺风飘过运河湾。 飞云桥下一篙起，直放东南山水间。	晚游即赋 张崇峰 独步斜阳后，河边踏软沙。 枝头栖倦鹊，草际听鸣蛙。 举目观星斗，临风品酒茶。 虽知身似寄，未肯忘桑麻。	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梁成行 穿越四千年，三星拜祖先。 无言心对话，伫目意萦绵。 陶古文明述，铜陈历史宣。 雄姿惊世界，伟貌震云天。	陪母听琴书《五女兴唐传》 耿月秀 鼓板韵铿锵，莹堂晚岁祥。 弦鸣夫婿弱，曲诉女儿刚。 逆旅平歧路，余晖映鬓霜。 偃听唐外传，暮色愿悠长。
九州安澜 王兴龙 执矩新蛟行翼凤，撷来日月兆鸿蒙。 九河分势沧浪稳，四渎安流沃野通。 会集汾山垂简册，铭勋碣石镇苍穹。 八埏墨韵染庭树，尽在清澜一望中。	高考抒怀 程海港 芒种物成天地隆，薰风拂槛送征鸿。 寒窗百苦凝椽笔，象塔千荣显砌功。 取彩旗袍慈泪洒，消容背影父藏衷。 群科邃密辞乡梓，身伴修平山水红。	三夏农忙 李清山 布谷声声促岁忙，平川沃土染金黄。 晴烘杏实枝头熟，晓浸田畴麦畔芳。 刈麦秧栽诸事紧，披星踏露早风凉。 农时切莫分毫误，秋稼家家廩满仓。	吟高考学子 孙新民